

## 大力士之死

我对王东知之甚少，也没想过和他交往过密，下面我所说的事情，基本上都是他亲口告诉我的，当然不排除有些细节是我自己添加的，我这么做也是出于对你们的负责。如果你们感到无聊，过错都在王东。这么多年他没有活出点儿样子来，即便是有过几次奇遇，也没有告诉我。这情有可原，我早就说过，王东和我根本没什么关系，除了他想让我把王娜搞到手。王娜何许人也，他之前同居过的女人。

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王东和李燕。一向身体健硕的王东突然住院了，在这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，身体突然就不行了。晚上在病房躺下，王东终于准备为身体费点儿脑子。当时的环境是这样的，王东回忆往事，病房向阳，十五平方米的房

间里有三个床位，他在最南边的床上，歪头能看到窗外的夜空。王东两只手撑住床，想下床将窗帘拉上。接连试了几次，屁股也没能离开病床，他瘫倒闭上眼睛准备不管这些，房间里只有自己，这样也不耽搁什么。但是王东如何也不能集中精力，刚才不想拉上窗帘还好，现在不行了，窗帘以及宽大的夜空就这么纠缠着他，是个不得不除掉的东西。王东伸手抓住床边对话器，摁响，小喇叭先是发出吱吱的噪声，然后是护士的声音，问他什么事。王东说，你能来一下吗。护士问，你有事吗。王东说，你过来就知道了。护士的声音有点不高兴。王东等了几分钟，护士没有来，他又重新摁响对话器，没有回应。就在王东打算再次起身时，护士推门进来。护士走到床边。没等护士开口，王东问，你怎么才来。护士说，我刚才去了厕所，你怎么了。王东指了指窗户，我想把窗帘拉上。护士走过去将窗帘拉上，走回王东的床尾，问他，是这样吗。王东说，是。护士走回窗边，将窗帘拉开。王东说，你怎么又拉开了。护士说，拉上窗帘很闷，打开比较好。王东说，我想拉上窗帘。护士指着窗外，你看，外面都是黑的，又不会打扰你睡觉，你拉上窗帘干什么。王东说，我习惯这样。护士说，那你这个习惯不好。王东说，开着窗帘我睡不着，你帮我拉上行不行。护士生气了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多事，拉上窗帘多压抑，抬头看看天，对你心情有帮助。王东用双臂将身子支起，屁股脱离了床。护士见状马上将王东摁下，你

这是干什么。王东随手推了下护士，但没什么效果。护士说，我让你别动你听见了吗。王东说，你走开，不用你拉了。护士说，那你把我喊过来干什么。王东说，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护士把手从他的身上拿开，说，为了你刚才我上厕所都没上好，你知道吗。王东说，对不起。护士说，以后记住，对话器不要总是摁，我也很忙的。护士走开。王东歪头看着窗帘，发现窗帘比之前拉得更大了，尤其是西边这块，之前躺在床上是看不到亮光的，现在远处有个微光在闪，一闪一闪的，王东看着这点儿光，在想那究竟是什么东西。后来，他就这么睡着了，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他感觉到身体恢复了点力气。

我问王东，你身体到底出什么毛病了。王东说他也不知道。我说，那你后来怎么出院的。王东说，在医院打了几天的点滴，能下床后我就走了，不然怎样。我说你现在身体呢。王东说，偶尔会头晕。我说，没打算去医院检查下吗。王东说，没有，我昨天晕倒了，你晕倒过吗。我没有，我问晕倒是什么滋味。王东看了看，你没晕倒，和你说你也不清楚。我说，你还是和我说吧，你不说我永远也不知道。王东看着我笑了笑，拍了拍屁股站起来，你等我会儿，我去买盒烟。然后，我就晕过去了。我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地上，身边围着一干群众。我立刻从地上爬起来，围观的人中有人说了句，原来没死。我说，你们看什么呢，都走开。一个西装革履的家伙看了我一眼。我说，你看什么。他说，你没丢东西吧。我立刻摸口袋，

发现手机和钱包不见了。我说，妈的，丢东西了。他看着笑了笑，走了。

有人喊我，我看过去，发现王东坐在不远处的花坛前，对我笑。王东把钱包和手机递给我，你现在知道晕倒的滋味了吗。我能说什么，恰好脚底下有块砖头。我捡起来，问王东，你猜我会不会拍你。王东笑着说，你不会，我的事还没和你说完。我问，什么事，我怎么不记得了。王东说，我和李燕的事，我和王娜的事。我说，王娜是你女朋友，对不对。王东说，王娜的事你知道，我以前就和你说过，你和她上床了没。我说，这不归你管。王东笑起来，王娜是我介绍给你的，你不告诉我，我可以去问她。我说，那你去问她，别问我。我拿着砖头敲了敲花坛的水泥，震得我手有点儿疼。王东说，你先把砖头放下。我说，你刚才用什么把我打晕的。王东说，你先把砖头放下，你这样我怎么和你交流。我说，你还想说什么。王东说，李燕，你不知道吧。我说，你因为李燕才和王娜分手的，对不对。王东说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，我和你说不明白。我说，那你把话说明白行不行。王东伸手要抢我手里的砖头，我闪开。王东说，你过来。我说，你有话就说。王东笑起来，你别闹了，把砖头放下，我和你说说李燕。我拿着砖头走向王东，王东坐着没动，脸上还堆着笑容，你别闹了，快坐下我们聊李燕。我一只手抓住王东的胳膊，另一只手拿着砖头拍在他的后脑勺上。第一下拍准了，等我要拍

第二下的时候，他拽着我的手转圈，拍在了他的肩膀上。当我拍第三下的时候，我事先瞄准了他脑袋的运动轨迹，我这次拍得最好，挺得意的，在双方运动的情况下，能拍得这么准确，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。这还没算完，我是要拍第四下的，王东开始拼命地挣扎，用尽力气，这只看他的表情就能知道，用狰狞来说是很准确的。可是对我来说，王东身上的力气突然消失了，软绵绵的，我一只手抓着他，他没有传达给我任何的力气，这让我更加恼火了，不要以为你不反抗我就不会拍你了，我决定要拍你，你现在软成了一堆狗屎我还是要拍的。就这样，我拍下了第四下，砖头没有坏掉，保持着依旧完整的体格。王东歪倒在地，可是人没有晕过去，睁着眼睛看着我。他要开口说话，我手持砖头，等他说。王东看着我，你居然真拍我了。我说，不然呢，你快起来。王东伸出手，你拉我一把，我自己起不来。我说，那你就在这里躺着吧。我把砖头扔进花丛里，转身离开。我还回头看了下王东，他仍然躺在那里，看样子是真的不打算起来了。这样也好，躺着总归要舒服点儿的。

远处几个人往这边小跑过来，他们从我身边经过。那个西装革履的家伙也在其中，我抓住他，你干什么去。他说，那边有人晕倒了，你不过去看吗。我说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。他说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你刚才不是也晕倒了吗，去看看，找点儿自信。他挣脱开我的手，再不去就没好位置了。

此后我再也没见过王东，没机会听他讲述李燕的故事，这一直让我感到难受。我对李燕很有兴趣，我虽然没见过她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她进行一番幻想。她的身体必定是圆润的，笑起来的时候也定是妩媚得紧，当然最重要的是她服务周到。这样想过，我变得不甘心，李燕怎么会这么完美，这不可能，会不会有另外的情况，当然下面我说的李燕才更趋近于现实，也是你们众人都有机会碰到的。李燕，黝黑，瘦小，脾气暴躁，与其做爱时发出的声音，十分难听。如果你和她生活在一起，享受她身体的同时，必定会失去所有的朋友，所有的人都将一一离你而去，最后一个离去的是李燕本人。你对生活充满了痛恨，继而你会想杀死她，把她的头割掉喂狗。这样想过，我似乎和李燕在一起生活过，租住在破旧的楼房中，因为李燕叫床的声音极其难听，导致邻居大爷一命呜呼。这就是李燕的魅力，听过她叫床的男人，都没有好下场。“李燕效应”已经在我的身上起了作用，我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噩运的来临，你看我拿板砖拍了王东，等他身体恢复好了，一定会找我报仇的，我做好了被他暗算的准备。现在我不敢黑夜出门，即便是不得已外出，也会时刻注意着周围。我闭门不出是有原因的，都是因为李燕。她腐朽的人生，传染给了我。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我要找到解决的办法，我能想到的是，找个女人，将腐朽传染给她。这个女人一定是放荡的，让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世界腐朽掉，这是我最想看到的。

李燕是医院的护士，在长久紧张的医患关系中，她内分泌失调，本不白净的皮肤更加污浊。同样因为所从事的工作，听多了病人的惨叫之声，久而久之，与男人同房时，她叫起床来十分惨烈。护士这个职业，很好地解释了李燕的性格。我上面说过，自从我和王东一拍两散后，关于李燕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下面我所说的李燕，都是我瞎扯的。我在此保证，除去李燕，对于王东和王娜，我会依据事实。

王东和李燕的第二天会面，是因为我。王东躺在病床上，整个病房只有他一个人。中午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，今天的阳光很好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只是有点儿耀眼。王东歪头看了几次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他根本无法起身。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他摁响了对话器，护士吗，希望你过来帮帮我。护士冷冰冰地说，等会儿。这次王东有了耐心，他平躺在床上，放松身体，等待护士的到来。护士来了，问王东什么事。王东说，你能把窗帘拉上吗。护士说，为什么，白天晒晒太阳不好吗，补充钙。王东说，有点儿耀眼。护士说，那你把眼睛闭上不就可以了吗。王东盯着前方挂在墙上的电视机，说，我想看电视，阳光太大了看不清画面。护士回头看了下电视，走过去将电视打开，又走到王东的位置，盯着电视看。护士说，你看，不影响画质的。护士要走，王东拉住她的手。护士挣脱开，你想干什么。王东说，你还是把窗帘拉上吧。护士说，为什么。王东低下头说，我想撒尿。护士问，你说什

么，你大声点儿。我要撒尿。王东看着护士，我要撒尿，我憋不住了。护士说，这和拉窗帘有什么关系。护士指着窗外，没有人会看到你撒尿的。王东看着盖在身上的被子，白色的，阳光照在上面，十分耀眼。护士看着王东说，你说话。王东说，我想撒尿，你帮我拿着尿壶，行吗。护士说，我又不是你妈。王东说，你帮我拿一下吧，我快憋不住了。

李燕将尿壶从床底下拿出来，递给王东，王东伸手没有接住，尿壶从他的手上滑落掉在地上。李燕弯腰捡起尿壶，你想干什么。王东说，我手没劲，拿不动。护士说，那你别尿了。王东说，那我只能尿在床上，我憋不住了。

李燕端着尿壶放在王东的胯下，王东抬头看着她。李燕说，你看什么，还不赶紧尿。王东抬头看着电视，此时正在播出新闻。主持人说，今日，一个俄罗斯大力士在比赛时，被 300 多斤的巨石压在胸口上不幸身亡。随后是视频，大力士踮着脚尖，用尽全力要将一块巨石放在筐子里，由于身高有限，努力几次没有放进去，必然的一幕出现：人顺势后仰倒地，巨石结结实实落在他的胸口。王东想到自己绝不会去搬这么重的东西，也绝不会被巨石砸死，于是舒了一口气，理所应当，尿流进尿壶里。你应该现实一点。最后一句话，王东是对已故的大力士说的。



## 不要认为我是小偷

我从超市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很多人在等公交车，我从黑压压的人群中走过去，有点儿庆幸不用去挤公交车。我住的地方不远，五六分钟就能走回去。冬天的北方穿黑色衣服的人占多数，我前面有两个穿红色衣服的姑娘。她们走得很慢，其中一个个头高一点儿，一个个头矮一点儿。矮的那个一边走一边跳来跳去，很欢快的样子。她的步伐让我想起小时候经常玩的一种游戏，跳房子。高个儿女的一只手扶着矮个儿女的胳膊，矮个儿女的在此条件下欢快地跳着，她们晃来晃去走在路上，基本上整个路面都被她们占据了。需要说的是，这条水泥路紧挨着绿化带，比路面高出了许多，是行走的地方。我走路的速度有点儿快，不一会儿我就已经

在她们的身后，她们还在晃来晃去，此时我只能略微放慢速度。她们没有意识到我在后面，依旧欢快地笑着，这也让我感到很开心。我还闻到她们身上的味道，有点香。

其实矮个儿女的像是喝了点酒，即使高个儿女的一直在搀扶着她让她收敛一下自己的行为，可她还是我行我素，还在跳着步子。我已经走到了她们的后面，我和她们之间的空隙已经容不下一个正常人。高个儿女的看见了我，她拉着矮个儿女的往边上走，矮个儿女的回头看了看我，高个儿女的拉着矮个儿女的胳膊也在看着我。她们看了我一眼加快速度向前跑了几步，我看着她们很友好地笑着。

矮个儿女的对高个儿女的说，这个人要干什么。

高个儿女的说，你挡住人家的路了。

矮个儿女的表情很复杂地看着我，现在她们已经到了十米开外的位置，可矮个儿女的还在看着我，并且表情还是很复杂，很不理解的样子。

我快步向她们走过去。矮个儿女的表情十分紧张，她双手抱着包，你要干什么。

我十分友好地说，你刚才是不是认为我是小偷。

矮个儿女的说，你说什么。

我说，你刚才是不是认为我是小偷。

矮个儿女的说，难道你不是吗。

我说，我不是，你误会了。

我指着高个儿女的说，她说得对，你刚才的确是挡住我的路了。

矮个儿女的看了高个儿女一眼，那么你现在过来和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。

我说，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和你说我不是小偷，你不要认为我是小偷，你是不是刚才认为我是小偷。

矮个儿女的说，我现在知道你不是小偷了。

我说，其实这附近小偷真的挺多的，像你刚才这样把包放在身后是很不安全的，他们会很容易偷走你们包里的东西，然后把钱拿走，剩下的东西全都扔掉。我指着路边沿街商铺的屋顶说，他们会把东西都扔到屋顶上，真的。我发现她们两个看我的眼神好像很不信任我的样子，我说，我对你们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看到很多人去上面找自己丢失的东西。

高个儿女的说，你为什么要和我们说这些。

我解释说，我没恶意的，我就是提醒你们在大街上走，尤其是在天黑之后要注意防范小偷，而且你们是女的，最好是有男的陪着你们，这样会好一点儿，你们说我说得对吗。

矮个儿女的突然问我，你真的不是小偷吗。

我说，我一开始就和你说我不是小偷，你怎么还怀疑我。

矮个儿女的说，一开始我还没以为你是小偷，可是现在我觉得你特别像小偷。

我有点儿无奈，十分无奈，我从来没想到会有人觉得我

这样的长相是小偷。我的头发是有点儿长，而且已经很多天没有刮胡子了，可是我自认为我还是很面善的，起码是正面人物。我看着眼前这两位姑娘，必须要好好和她们谈一下，我怎么会是小偷呢。

我看着两位姑娘，说，我不是小偷，其实我是写小说的，我怎么会是小偷。

姑娘们对视了一眼，身体的姿势像对我充满戒备，她们看着我就像是看着一个怪物。我真的不想这样，我就是想和她们说会儿话，其中一些是我对她们的忠告，可是现在看来我做得一点儿都不成功，她们认为我是坏人。

我说，对了，你们刚才为什么这么开心呢。

我看着矮个儿的姑娘，尤其是你，你还在跳舞。

矮个儿女的说，这和你有关系吗。

我说，快乐齐分享，也让我快乐一下。

高个儿女的对我说，你要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先走了。

我拦着她们，先别走啊，你们刚才为什么这么快乐，生活值得你们这么快乐吗。

她们瞪着我，你是不是有病啊。

我说，你们看我像是有病的样子吗，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刚才为什么这么快乐。

矮个儿女的说，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现在为什么不高兴。

我说，为什么。

矮个儿女的说，因为你。

她们已经不准备和我纠缠下去，也不准备再看我一眼。我看着她们离去的背影突然感觉到很失落，失落到满街的灯光都照不亮我心里的黑洞。我跑过去拽过矮个儿女的的挎包，头也不回地往人少的地方跑。她们一定会在后面追着我，过一会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我还可以再问一下她们刚才为什么这么快乐。我很肯定她们这次会告诉我。



## 电动车这东西挺危险的

### 1

从工厂走出来，已是夜里十二点，立刻回出租屋睡觉还有点儿早。才五月底，白天的气温已经达到三十摄氏度。身上冒出一层汗，厂里的浴池还在供应热水，据说用热水洗澡能消除疲劳。说真的，我没体会到。不过洗完热水澡后身上渗出一层汗水，夜风再那么一吹，的确十分舒服。只不过刚换上的衣服，又要去清洗。我现在十分渴，想喝点儿啤酒，并且是独自一人。厂门口的大排档里已经坐满刚下班的工友，我顺着青田路往西走，这座桥上有我经常光顾的大排档。此路以我们工厂名称命名，在整个工业园区中我们厂算是最大

的了，女工也是最多的，像我们这样的外地青年都渴望能在这里工作。第三车间的一个男的，半年的时间已经更换了五个女朋友，其中三个怀有他的骨肉，另外一个闹着自杀。只不过这是他人的生活，和我没有关联。我呢，也不是不近女色，为何没有女人在工作之余来个床第之欢。我思考了一下，倒不是因为长相和收入，我虽然谈不上英俊，但是五官端正。至于收入，我没有乱花钱的习惯，工资除了寄给家里就自己存着，一年多来，我的存款两万有余，不算少吧。都是性格使然，我太内向了，不会花言巧语。

桥上的大排档由本地一对儿四十岁左右的夫妇经营，男的头上一层白发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很多。我叫他王哥。有几个山上的临时工正在吃饭，我坐在靠桥的桌子上。王哥从一桶凉水中拿出一瓶啤酒，我用牙咬开，菜还没上，啤酒已经喝掉大半。王哥的老婆端上菜，冲我笑了笑，问我才下班啊。我说，对啊。王哥一边炒菜一边冲着我笑，他的笑容让我感觉到亲切。他和人说话的时候也总盯着人的眼睛，往往话还没说，眼神的笑容已经到达。

桥的下面是条臭水沟，一股工业废水味。这让我想起我家乡的臭水沟，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到它。在梦里臭水沟不再臭，满满的清水，快要溢出来。我跳进水里面，畅游无阻，还曾经救过几个落水少女的性命。实际上，我并不会游泳，也没有姑娘会在臭水沟里寻死。里面的污水只有浅浅的一层，



连一只脚都没不了。每次从梦中醒过来，我都会迟疑片刻，在想我是不是已经学会了游泳。

酒足饭饱后，我坐在桥边点上烟。先前吃饭的几个临时工已经走掉，只剩下我和老王夫妇。王哥走过来，在我旁边坐下，我递给他一根烟。王哥看着我笑，说我也该找个姑娘了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厂里这么多姑娘，都处在人生最好的年华中，而我也如此，年富力强，一身的腱子肉。我把钱递给王哥，王哥喊他老婆过来收账。这位大胸脯的妇女，接过我的钱，免去了零头，对我报以温柔的笑容。我看了一眼她高耸的胸部，感觉还应该喝点儿酒。我手里提着两瓶啤酒，上路。

走了没几步，我看到镜框车间的女工，小孙。脱去工作服的小孙穿着紧身的短裤，露出细长的双腿，她的上身只穿着一件吊带，细嫩的皮肤在路灯下面要跳出来。听车间的工友说，前几天小孙刚和男朋友分手。小孙的男友是第二车间的，我也认识，但没怎么说过话。具体他们俩为什么分手，我就知道了。看样子小孙的心情不是太好，我真想递给她一瓶啤酒，和她蹲在马路边上互诉衷肠。问问她为什么分手，不想再找个男朋友。我希望能乘虚而入。其实小孙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长相，但是这又有何妨，小孙匀称的身材和白净的皮肤，完全能抵消五官上的不足。何况，她还有一双令人心生怜悯的大眼睛。